

赶年集

■毕侠

每年进了腊月,最激动人心的事莫过于赶年集。

在儿时,腊月里为了让年货尽量准备得丰富些,除了自家手工制作一些食物外,那就得去集市上买了。

我的老家离集市比较远,离得最近的就是高皇庙。高皇庙历史悠久,每年庙会的时候更加热闹,方圆几十里的人都会赶来。平时隔一天逢集,也是很热闹的。如果没有集的时候去街上,你会发现高皇庙街也不大,喝水的功夫就能走到头了。

那天一大早,我就被父亲喊醒了,“二丫,快起来,赶年集了。”我揉揉惺忪的眼睛,一骨碌爬起来,套上棉衣,用温水擦下脸。父亲拿着两个口袋,我们就出发了。

刚出村子的时候,路上还没几个人。我赶紧把冻得冰凉的小手插到棉袄的袖筒里,跟在父亲后面一溜小跑,嘴里不停地往外哈着热气。经过一个高大的土堆时,父亲回过头来说那是打靶场。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打靶场是干啥用的,只知道走在打靶场的顶端,就能望见喧闹的集市了。俯瞰四周,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。

进入集市后,父亲走得慢了,他让我拉着他的衣襟。太阳还没出来,集上已经拥堵得水泄不通了。正应了二大爷



那句话,“腊月集,挤掉皮”。

我顾不得看,紧跟着父亲在人流中穿梭。只有在父亲停下来买年货的时候,我才能看看周围那些稀奇的东西。那时烟花很少,只有鞭炮和彩珠筒、花筒之类的。父亲买些必须的年货,诸如火纸、财神爷、灯笼,又割点猪肉,还有年画。我猜想,这样一来,我们家那面土墙一定会光彩照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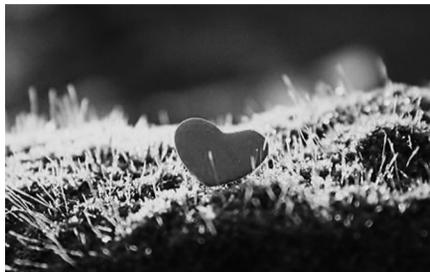
父亲又去合作社排队买了走亲戚的果品和几瓶大曲酒。慢慢地,父亲的口袋鼓起来了,他把两只口袋系在一起,往肩上一搭,拉着我往集的那头走去。临出集的时候,父亲看到卖菜盒子的,停下来给我买了两个,又去小卖部

生活手记

百姓茶坊

母亲的期盼

■邹娟娟



人静物安的冬日清晨,母亲在一片寂静中醒来了。

她刚经历了一场车祸,住院治疗,开始慢慢恢复。父亲白天干活,晚上陪护,顶着霜雾和寒风,来回40多里路。母亲心疼他,每日输液,尽量下床走动,努力恢复。前几日,母亲胃口极差,喉咙肿痛,吞咽困难,父亲给她喂流食。出院后才能吃饭菜,我也刚好回来看望母亲。

母亲的精神还不错,眼角的青肿消失了大半,走路不能长久。从我一进家门,母亲就在叹气,念叨着没有准备好吃的东西给女儿。

门前的小河在冬日显得更加绵长,芦竹斜立,鸟雀穿梭,母亲的那艘红色小船就泊在河岸。岸边的菜园长满了蔬菜——这些曾经耗费母亲大量心血的绿,在此刻散发着清新。母亲慢慢走到菜园,费力拔出几个萝卜。萝卜足有拳头大,尾部沾着土。她提起来,走到井边清洗、切削,转眼间萝卜变成了白胖的圆球。我给母亲递碗,她刨完丝,拿白糖搅拌。

父亲围着锅灶忙了好久,团团白气将他罩在里面。“云珠,老母鸡烧好了,筒骨汤好了,鲫鱼汤也好了!”父亲响亮的声音在冬日沉闷的空气中回荡。母亲笑着摇头,嘀咕着:“又不是什么大病,每天对着那些白汤、白肉,实在吃不消啊!”我笑母亲得福不知,现在不补,后面就亏了。

母亲把拌好的白萝卜递过来,说比梨可口。我扒一口萝卜丝,抿一口萝卜汤,做出陶醉的表情。母亲的脸色并不好看,蜡黄偏黑,还有斑斑的青紫。我低下头啃了口萝卜,冲脑门的辣。

从小到大,母亲都拿白糖萝卜当治疗感冒的最佳偏方。过渡季节,我们闻够了这辛辣辣甜的味道。长大后,我们自发地撇开萝卜,对它实在无感,母亲却乐此不疲。白萝卜、红心萝卜、水萝卜、胡萝卜,她把小小的菜园整成了“萝卜王国”。绿叶子下,黄土地间,中间夹着白或红的萝卜,母亲每日看着它们。

她还喜欢静静地坐在河边,看一两只鸟摩擦着芦竹,或轻掠河面。年轻时的母亲常常下河摸鱼捉虾,现在喜欢钓鱼。白色的鱼,在黑色的大铁锅里,呈现浓郁的乳白汤汁,母亲能喝一大碗。其实,靠海的故乡,河鱼的刺硬、肉柴、味腥,即便做成汤,也就一般的口感。母亲毫不挑剔,贫苦人家,有口热饭菜,添点荤腥味就是极好的。

这场车祸后,加上冬季田间无所出,母亲变得格外爱惜身体。珍惜当下,把日子过得快乐,是现在母亲最期盼的了。

投稿邮箱: czwbsw@sina.com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

怀念好友

■刘汉

赵君去世一年了。他是沧州知名企业,10多年来创办(合办)了两家管件管材生产企业。在他逝世一周年的日子,我谨以此文悼念逝者,并聊慰己心。

赵君是我要好的朋友。我俩相识于1988年的冬天,我毕业分配到市直某工厂后不久,他从张家口调来。他是塑料化工专业毕业的本科生,1987年毕业后,先被分配到张家口工作了一年多,才调回家乡沧州工作。当时,他已结婚,他的爱人已先期回沧。

当时,我们都进厂不久,被派到不同的车间。他专业对口,是被作为未来的工程师培养、锻炼的。

2004年夏天,我离开了原单位,自己办公司;两年后,赵君也离开了他为之拼搏奋斗过的企业,独自创业。他自己的新公司起点颇高,经过几年的发展,公司红红火火,走上了稳定发展之路。

3年后,他又回老家海兴投资建厂,创建了一家管业有限公司。当时,资金、人才都很紧张,摆在创业者面前的是一条很不寻常的路。作为一名创业者,他必须是全能的:从厂区和厂房的图纸设计、设备引进、土建施工、设备调试、工艺配方,到人员调度、市场开拓、商务谈判,他无不亲力亲为,忙得连续数月都没顾上回家歇歇。

2010年的中秋节前夕,赵君已经在新厂区的建设工地上摸爬滚打了大

半年了。毕竟人不是铁打的,他累倒了,并且病得不轻。以前从未进过医院的钢铁汉子,竟然气若游丝地连续昏迷了七天七夜!

经过抢救,他终于苏醒过来,但也被确诊得了要命的病——心脏功能急剧衰弱,已到了最低等级。国内心脏病的顶级专家也束手无策。命是暂时保住了,但医生命令他长期静养,因为他的身体随时都会出危险,不能再进行高强度的工作了。

然而,企业正在爬坡过坎时期,生产和经营,两副重担非他莫属。2021年12月29日上午,我刚到自己的办公室,就听到了赵君在老家工厂里去世的噩耗。

尽管我知道他的病情这些年来一直很危险,他也多次和我谈到生死,可是作为好朋友,我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。我当时就怔住了,泪水禁不住流下来……我是真不舍得他早早离去啊,他才56岁!还有很多的事要做,还有远大的理想没有实现,还有耄耋之年的父母……

从懵懂青年至人生中年,赵君是我几十年的好朋友、好兄弟。其实,我俩性格迥异:他倔强不羁,我循规蹈矩;他大刀阔斧,我束手束脚。但32年来,无论是在同一个单位,还是分处不同单位、不同行业,我们都联系不断,情谊越来越深厚。

尤其是最近10年,我们几乎是每周六必在一起聚一聚、叙一叙。或一壶

念念不忘

清茶,或半瓶老酒,或一碗羊汤汤,都可以伴随着我们说一说彼此的开心事、烦心事和闹不明白的事。用他的话说是“我俩之间没有隔夜的秘密”。我认为,我俩是难得的诤友。

赵君和我推心置腹,甚至还会脸红脖子粗地争执,但我们俩谁也不记仇。他对很多事情有高于常人的思考,对人情世故也很精通,在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乐观豁达、明心启智的东西。

尽管赵君身体很不好,可是他工作起来不知疲倦。他的工厂三班倒,他就24小时住在厂里,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。赵君还极具人格魅力,常常行侠仗义,颇有骑士风度。他在资金上可没少帮助别人,在生意上还乐意给别人牵线搭桥。客户都愿意和他打交道,因为可以合作共赢,互相助力。这也许是他的企业顺风顺水、越做越大的诀窍之一吧。他常说“为人要真,经商要信”。他是这么说的,也是这么做的,人生能交到这样的朋友,值得。

这些年,和他在一起,我也认识了许多新朋友,饭桌上,只要有年长的人在,他就不坐主位,还为别人斟酒布菜、嘘寒问暖,还风趣幽默,让大家都开心。

一年前,赵君走了,走得那么突然。太痛心了!我失去了一位益友、一位好兄弟。一年来,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面前……我永远怀念他,愿他在天堂喜乐安详。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
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年味】

除去门旁的尘埃,贴上大红的春联。高高挂起的红灯笼,渲染着新年喜庆的气息。活泼的孩子们兴奋地去奔跑,欢声笑语中,盛满了乡村的年味。

——贺红岩

【奔赴】

春节是一场奔赴,所有人的目的地都只有一个。火车载着行人从一座又一座的城市中穿梭而过,远处渐次亮起的点点灯火,不知哪一个他们的家。

——范大悦

【门前有树】

树有四季,人的一生也像树一样。有春风得意的欢喜,也有顶风冒雪的窘迫。站在窗前看枝叶在寒风中摇曳,枯叶在寒风中坚守,也不失为一种鼓励。

——蒋晓莉